

教育界的羞恥

祖正

「多事的女師大。」後來終於不曾寄出，登在語絲上。因為重讀了所寫的文字，發見了這到底不能罄述我胸中的哀思與許多的感想。併且有些地方直接非難了教育長官與現任的學長。這倒並不是謹慎的好習慣，乃是自己害羞的緣故，把那篇文字撕棄了的。說害羞還有點不切實。我真的責備了自己輕輕地就想寫那件慘事。

死——何等重大而深切的人類間的一件事情呀！我幾乎要借那個死來痛快自己的說話了——曾經在那個學園裏朝夕相處過的那兩個女生的死。我把紙筆拋開後只覺得暗黑的心地，無可言宣的心地。我在那個心地裏在報紙上讀到爲這事特撰的社論，（更其是晨報的）頭號標題的新聞，與隱隱蹤蹤的當局的善後處置。如今也已冷漠下去了，只除受到死的刻印最深的幾個人之外——這當然是屬於死者最親的幾個人。恐怕這次的慘死比之就在本年就在本該校那一次的慘死還要被一般人容易忘

記。本來對於已死的人，而且又是尙未成就一無業績給人追憶的青年，而又是弱女子有什麼足以使人多值得注意呢？

我如今想不能多怪那兩位總長學長是應該的。這原來是我們教育界自身的問題。然而我們教育界遇到了這樣的大事件仍舊像可以不成問題似的安然過去，那無怪乎從我們教育界的手裏有一個一個的青年活活的走向死去。教育長官當然只是一個官。長官手放的學長又怎麼要驚怪他也是一個官呢。我們應該走向大眾環視着的舞臺前去表示教育界自身的羞恥——要想把致死青年的罪委嫁於官的身上去的羞恥。我們羞恥既不能以三一八的慘殺學生案爲暗示教育界自身有失引導青年的責任而引退，此次又着實羞恥去想到無力從官的威壓下撐撐教育界固有尊嚴的軟弱。

軟弱而多歧的教育界同人呀，大家還能在痛惜一件人類間重大而深切的事實——死——被燒死的兩個女生上面找尋一點意義與教訓麼？

英人對於書籍底輕忽

采真譯

羅斯金 (J. Ruskin) 著

第一我要說我們已經藐視書籍了。我們這個國家關於書籍用過什麼心？試把我們所花在公立或私立的圖書館上底錢，同花在我们底馬身上底錢相比，你們猜我們在頭一項一共用了多少？如果一人在圖書館上費錢很多，你們就說他發狂，——說他是一個「書瘋子」。但是你們永沒跟一個人叫「馬瘋子」，雖然人們每天因為馬底緣故毀了他的身家，而你們更不會聽到有人因為書籍底緣故，毀了身家的。或者，再降低一點說，如果把我們聯合國底書架子底容量，同我們底酒窟底容量相比，你們想前者能容多少東西？用在書籍上底款項如果同用在奢侈的吃飯上底相比，那末，牠要佔個什麼地位？我們談到心靈底糧食，同談到肉體上底是一樣底；一本書包含「這樣底糧食無盡；牠是生命底食料，並且是我們最好的部分底滋養品；但是大多數人都先去給大僧兒買比目魚，哪有工夫注意到那最好的書籍！雖然也有人爲了買一本書之故而空着肚子，赤着背脊，但是，

我想，到了，他們底書籍總比大部分人底大餐要錢些。我們受過這種試煉底是很少底，所以，這種情形就越發可憐了；因爲一件寶貴的東西，如果是藉着勤力與節省而得底，的確在我們看就愈加寶貴了；並且如果公共的圖書館底價值有公共的大餐底之一半，或者公共書籍底價值有所費在手飾上底十分之一，那末，就連僕子也有時要猜想，讀書，與好衣食一樣，是有好處底了；但是，反過來一看，就是書籍底賤價連最聰明的人反使着忘記了如其一本書是值得念底，也是值得買底這一回事了。沒有多大價值的書是不值錢底，除非牠被人念了又念，愛了又愛，記了又記，以便將來容易翻譯所要底節段，與一個兵能夠從槍械室內拿出他所需底武器來，或是一個家婦從廚櫃中拿出她所用底作料來是一樣底；除非這樣，牠底不會有用處底。麵粉做底麵包是很好底；不過在一本好書中，也有麵包，如果我們要吃，是和蜜一般地甜底；一個家庭在一生中如果有一本不能還了這樣底麵包的債，那才真是貧窮呢！我們還自稱富足的國家，却只把通信圖書館：底書籍借來借去地念；這還不夠醜陋，夠愚笨的！

十五，十，二十三。

日本僧飛錫潮音跋及其考證

柳無忌

(一) 潮音跋的原文。

曼殊闍黎，始名宗之助，自幼失怙，多病寡言，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長江戶。四歲，伏地續師子頻伸，狀栩栩欲活。喜效奈良時裏頭法師裝。一日，有相士過門，見之，撫其肉髻，歎曰：『是兒高抗，常逃禪，否則非壽徵也。』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易名蘇三郎，又號子谷。始學粵語。稍長，不事生產，奢豪愛客，肝膽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年十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髮于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由是經行侍師惟謹，威儀嚴肅，器鉢無聲。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刹。四山長老極器重之，咸歎曰：『如大德者，復何人也！』亡何，以師命歸廣州。時長壽寺被新學徒暴毀爲墟市，法器無存。闍黎乘歐舶渡日本，奉太夫人居神奈川。太夫人令學泰

西美術于上野二年，學政治于早稻田三年，一無所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從此子身遨遊，足跡遍亞洲。以是羸疾幾殆。太夫人憂之，藥師屢勸靜養；而闍黎馬背郎當，經鉢飄零如故。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闍黎垂淚曰：『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莊公爲整資裝，遂之扶南，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歸入靈隱山，著梵文典八卷，蓋做波瀾尼八部書。餘杭章枚叔，儀徵劉申叔，及印度波邏罕學士，序而行之。闍黎繪事精妙奇特，太息苦瓜和尚去後，衣鉢塵土，自創新宗，不傍前人門戶，零縑斷楮，非食烟火人所能及。顧不肯多作，中原名士不知之也。初駐錫滬上，爲國民日日報繙譯，後赴蘇州，任吳中公學義務教授。繼渡湘水，登衡岳，以吊三閭大夫。復先後應聘長沙實業學堂，蒙正學堂，明德學堂，經正學堂，安徽公學，蕪湖皖江中學，金陵陸軍小學，日本西京學社，淑德畫院，南海波羅寺，盤谷青年學會，錫蘭菩提寺，暹班中

華會館，諸處。振鈴執鞭，慈悲慷慨，詔諸生以勇猛奮迅，大雄無畏，澄清天下。故其弟子多奇節孤標之士。前歲池州楊仁山居士，接印度摩訶菩提會曇磨波羅書，欲遣青年僧侶，西來漢土，學瑜伽禪那二宗；并屬選諸山大德，巡禮五天，踵事譯述。居士遂偕詩人陳伯嚴，創辦祇垣精舍於建業城中，以爲根本。函招閣黎，并招李曉墩爲教師。居士自任講經，十方宗仰，極南北之盛。閣黎盡瘁三月，竟犯唾血東歸，隨太夫人居逗子櫻山。循陔之餘，惟好嘯傲山林。一時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爲精神病作也。後爲梵學會譯師，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捐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仲甫，章枚叔諸居士，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閣黎雜著不多，如：沙昆多邏，文學因緣，嶺海幽光錄，婆邏海濱遯跡記，燕子龕隨筆，斷鴻零雁記。泰西羣芳名義集，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俱絕作也。又將燕子箋譯爲英吉利

文。甫脫稿，雪鴻大家攜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閣黎振錫南巡，流轉星霜，雖餐啖無禁。亦猶誌公之茹魚膾，六祖之在臘羣耳。余與閣黎爲遠親。猶念兒時偕閣黎隨其王父忠郎，弄艇投竿於溪崖海角；或肥馬輕裘與共。會幾何時，其王父已悲鳳草。彈指閣黎年二十有八。而余綜觀世態，萬緒悲涼。權洞上正宗監院之職，亦將十載。今夏安居松島，手寫閣黎舊著潮音一卷，將英譯陳元孝崖山題奇石壁，澹歸和尚貽吳梅村詩，杜牧秦淮夜泊，陸放翁細雨騎驢入劍門絕句，及漢譯師梨舍著草數章刪去。復次加拜輪年表於末，係英吉利詩人佛子爲閣黎參訂者。今與蓮華寺主重印流通，仍曰潮音。聖哉，響振千古！不啻馬鳴菩薩，賴吒婆羅。當願恆河沙界，一切有情，同圓種智。會閣黎新自梵土歸來，詣其干父墓所，道過山齋，握手款款，淚隨聲下。爰出是篇，乞閣黎重證數言。閣黎曰：『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常人鄧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饒舌。』閣黎心量廓然，而不可奪也。古德云：丈夫自有冲天氣，不向他人行處

行。聞黎當之，端爲不愧。學人飛錫拜跋於金閣寺。

(二)潮音跋原稿似係曼殊親筆抄錄。

跋文的原稿。是用毛筆騰寫在潔白的西洋紙上。全文共三百六面。第一面連題目共十二行：第一行「日本僧飛錫潮音跋」八字，頂格寫。第二行從第一格起，挖去五格，以下均空白。第三行起方是正文。第二面至第六面均九行。每行均二十四格。字體是正楷而參以篆隸筆意，秀媚挺拔，用古體字甚多，我認爲是曼殊的新筆。添註塗改有數處，都是騰寫後重新修改，並不是偶然的筆誤。最重要的，原文「易名三郎」句，於「三郎」上加「蘇」字，「三郎」下加「又號子谷」四字。墨色比原文爲濃，字體亦稍異，顯然是後來重新加上去的。

(三)潮音跋與潮音相互證處；但並未刊入潮音：僅見太平洋報。

在原版本潮音首頁，有「羯磨阿闍黎飛錫校錄，淀江蓮華寺主重刊流通」字樣，與此跋可互相對證。「阿闍黎」與「聞黎」同，是和尙的名稱。「羯磨」我疑心

即日本。所以爲潮音校錄的羯磨阿闍黎飛錫，當就是作潮音跋的日本僧飛錫。淀江是日本地名，即蒲田。(南社叢刊曼殊淀江道中口占詩，民國雜誌作蒲田道中；又過蒲田詩，民國雜誌作淀江口占。)潮音跋有「今與蓮華寺主重印流通，」和「淀江蓮華寺主重刊流通，」也正相吻合。可是跋文並沒有刊入潮音。大約在印潮音的時候，曼殊覺得有不能滿意處，把牠刪去了。後死在上海太平洋日報發表過，載一九一二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此時柳亞子擔任太平洋文藝集編輯，與曼殊同在上海，稿子是由曼殊親手交他登載的。

(四)潮音跋的作者？或是曼殊自己做的。

飛錫的名字，在別處沒有見過。此文初稿敘述曼殊前半生行事，歷歷可數，倘是他人做的，恐不能如此詳細。并且日本人有這樣好的漢文程度，現近也不容易尋得，尤其是一個不出名的和尙。又加以曼殊的好弄玄虛，他的朋輩大都知道。總結以上許多原因，我很疑心此文就是曼殊自己做的，而飛錫簡直是無是公鳥有先

生，雖然並沒有確實的證據。也許可以疑心飛錫實有其人，而此文却是曼殊冒他的名做的。但我覺得總不如爽性否認飛錫的直捷痛快。

(五)潮音跋的年月，一九一一年脫稿。

原本本潮音沒有出版年月，此跋也沒有年月。不過我處藏有原本本潮音一冊，是曼殊一九一一年冬天從南洋爪哇寄贈的。據此可以決定潮音是一九一一年出版，而潮音跋也在一九一一年脫稿的了。跋文有「彈指闍黎年二十有八」句。按曼殊歿於一九一八年；年三十有五；則在一九一一年，恰是二十八歲，也很符合。

(六)朝音跋中的曼殊身世，恰是自傳。

跋中的述曼殊事迹，除五歲別太夫人「一語與斷鴻零雁記矛盾；而依我們向來的傳說，都知道曼殊的母親實在是到過廣東的，所以我主張寧信斷鴻而否認此跋。至於其他一切，我認爲都是事實。無甚虛偽的地方。這篇或者是曼殊的自傳，——斷鴻零雁記雖也是曼殊的自傳，但總究是小說。——他借着飛錫的語氣，把自己不

能告人的身世，與以後的境遇，都一一叙出了。

(七)潮音跋的風格，與曼殊的文筆一致。

跋文的風格，和曼殊自己作品的風格，完全一致，這也是我們假定此文爲曼殊所作的一個很好證據。不但風格極似，并幾處字句亦相同，摘出如下：

(1)否則非壽徵也。

廣益本斷鴻零雁記第五三頁：「吾兩人如此，非壽徵也。」

亞東本夢劍記第六頁：「此女非壽徵也。」

(2)奢豪愛客，肝膽照人。

亞東本絳紗記第四三頁：「奢豪愛客。」

廣益本斷鴻零雁記第七頁：「生平肝膽照人。」

(3)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

廣盜本斷鴻零雁記第五六頁：「遭世有難言之恫。」

大東本燕子龕殘稿第七頁：「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恫。」

對於飛錫潮音跋的意見

柳亞子

蘇曼殊是不是完全的日本血統？

潮音跋原稿是舊藏在我處的。記得一九一二年春天，葉楚傖在上海太平洋報，出一種附刊，叫做太平洋文藝集，我當時担任附刊的編輯，住在報館裏。曼殊從爪哇還上海，也就住在那裏，我們幾個人總是天天混在一起。陽歷四月低，曼殊還去日本一次，五月下旬復來。這一篇『日本僧飛錫潮音跋』的原稿，是六月初旬曼殊親手交給我的。我正在需要文藝集的稿子，所以六月九號的報上，就把牠來發表，到六月十三號登完，共登了五天。發表了以後，就有劉三來質問曼殊，大概的意思，是說：『我們向來知道你是半個中國人，半個日本人；但照飛錫的文章講起來，你變了一個完全的日本人了，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呢？你須宣布真相才好。』曼殊回答他：『這不成什麼問題，馬馬虎虎就算了。』劉三又說：『這是你的終身大事，如何可以馬馬虎虎？』曼殊不則聲，自吻着吸的雪茄烟。當他們兩講話時，我和

陳去病都在場。後來曼殊和劉三走了，去病對我說：『照我看起來，大概曼殊是一個油瓶兒子，難怪他不肯宣布真相。』（油瓶兒子是南方的土語，指隨母改嫁者而言。）我當時對於他的辨論，和去病的揣測，都沒有十分注意。還有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在太平洋報發表過，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三號登起，在潮音跋發表以前。但當時大家以為牠是部小說，更沒有人注意了。所以曼殊去世以後，我替他做傳，還是根據我們從前所知道的傳說；而所謂飛錫的文章，丟在我箱子角落裏面，簡直一點都沒有理會到牠。直到一九二三年，楊鴻烈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他的蘇曼殊傳，說斷鴻零雁記是曼殊的自傳。我因而聯想到這篇潮音跋，似乎是和斷鴻零雁記有關係的，便去找出來匆匆看了一遍。後來忙着別種事情，便又擱起不提。今年夏天，無忌要做蘇曼殊年譜，問我我材料，又把潮音跋尋了出來，和斷鴻零雁記一對照，差不多大同小異；而和我們向來所知道的傳說，却截然不同。於是這一件丟在我箱子角落裏面，過

(4) 由是經行侍師惟謹，威儀嚴肅，器鉢無聲。

廣益本斷鴻零雁記第一頁：「威儀齊肅，器鉢無聲。第三頁：「經行侍師而外。」

(5) 時長壽寺被新學暴徒毀為塘市，法器無存。

廣益本斷鴻零雁記第一七頁：「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為塘市，法器無存。」

(6) 而聞黎馬背郎當，經鉢飄零如故。

大東本燕子龕殘稿第七三頁：「馬背郎當。」

天義報第五卷附錄第四頁畫譜自序：「願衲經鉢飄零。」

(7) 衣鉢塵土。

廣益本斷鴻零雁記第四六頁：「衣鉢塵土久。」

(8) 循陔之餘。

廣益本斷鴻零雁記第三七頁：「余循陔之餘。」

(9) 一時夜月照積雪。

廣益本斷鴻零雁記第六一頁：「今夕且看明月照積雪也。」

(10) 或肥馬輕裘與共。

新青年第二第三號碎簪記第七頁：「肥馬輕裘與共。」

(11) 萬緒悲涼。

大東本燕子龕殘稿第六四頁：「比醒又萬緒悲涼。」

(12) 當願恆河沙界一切有情，同圓種智。

天義第六卷附錄第七頁梵文典自序：「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13) 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

大東本燕子龕殘稿第六四頁：「曼離絕語言文字久。」

又第八一頁：「衲離絕語言文字久矣。」

(14) 當八鄧尉力行正照。

大東本燕子龕殘稿第六六頁：「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

又第八二頁：「今擬歲暮歸棲鄧尉，力行正照。」

了十五年時光的老古董，便成爲研究曼殊身世問題者的中心之核了。

曼殊身世問題，關於我們向來所傳說的，可以燕子 龜殘稿上面所轉載的章太炎曼殊遺書弁言爲代表作品。我的蘇玄瑛傳，也可以歸入這一類，雖然我當時並沒有看見過太炎的文章。我當時所根據的，是馬小進的一封信，可惜此信現在已找不到了。太炎的遺書弁言，是和潮音跋立於反對地位的，但把牠細細看來，却很有可以溝通的痕跡。牠說：『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得字當然可以作生字解，但也可以影射作取得解。倘然作取得解，那就和陳去病的油瓶說吻合了。牠又說：『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擯斥之。』我們曉得宗法是關於男系的，最嚴重的意義是在防止『異姓亂宗』，而對於母性的方面，却並沒有限制。倘然曼殊實在是蘇某親生的兒子，縱然他是外婦所出，照宗法上講起來，又有甚麼可以擯斥的理由呢？所謂

『異類』，明明說他不是蘇氏的血統。非油瓶而何？倘然說，因爲他是半個日本人，所以要擯斥他，那末上面應該說廣中重國籍，不應該說重宗法了。太炎和曼殊來往很久，或者知道曼殊身世的真相，而又不欲明言，故託於古訓，以見微詞，也許不是我的異想天開吧。所以照我的理想講起來，曼殊的生父，確是一個日本人。朝音跋所謂『自幼失怙』，斷鴻零雁記所謂『爾呱呱墜地無幾月，卽生父見背。爾生父宗郎，舊爲江戶名族，生平肝膽照人，爲里黨所推。』都是真話。至於說曼殊到廣東的原因：潮音跋所謂『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易名蘇三郎。』斷鴻零雁記所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攜爾託身上國；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使爾離絕島氏根性，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却都是遁詞。因爲都是遁詞，所以斷鴻的『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又與潮音跋的『五歲別太夫人』完全矛盾了。實際的事情，應該是『生父見背』

以後，其母重與『廣州產，商於日本』的蘇某結婚，於是曼殊當然做蘇某的義子，當然同着他母親都跟蘇某到廣東來；而所謂『娶日本女而得子穀』的一重公案，也完全可以解決了。

潮音跋爲什麼沒有印到潮音上去？我以此是曼殊心理上的矛盾作用。照我的理想講起來，曼殊少年時代，是不曉得油瓶的一段歷史的。在斷鴻零雁記上，雖有乳媪述身世一段，我以為並不是當時的事實，是曼殊後來做小說時添進去的。他自己也以爲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廣東人，他自己真真是蘇某的兒子。照男系的法律和習慣講起來，他應該是算中國人的。他並且有偏愛中國的習性，隨處在文字間流露，雖然他老早知道母親是日本人。你看他在國民日日報上做的嗚呼廣東人一文，對於中國人入日本籍的，攻擊得何等利害？我想倘然他自己知道身世時，也許筆鋒要婉曲一點吧，——雖然是晚歲還在罵『於髮中磨出一蟲』的『侏儒』。他知道他

自己的身世，大概在二十歲以後，二十八歲以前，此時他的精神上最感受痛苦。他是偏愛中國的。他的學問，思想，完完全全是中國化，一點沒有島民遺傳的根性，所以他愛中國。但偏偏發現了中國並不是他真真的祖國，這是何等的傷心？他又是最愛他母親的。再嫁的事，在現在講當然不成問題；但他對於男女間的觀念，却很頑固，是王張婦人從一而終的。那無怪他常常要嚷着『身世有難言之恫』了。他對於此事的心理，一方面實在是諱莫如深。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對於生身的父親，也許不願意一筆抹殺。所以在末做潮音跋以前，先做了一部斷鴻零雁記，抬了一個『生父宗郎』出來，并自稱河合三郎，以表明其爲日本人。不過對於母親再嫁一節，却是諱言的，於是便把假父改成了義父。在潮音跋述曼殊雜著，已有斷鴻零雁記名目，可見成書在先。後來化了飛錫的名去做潮音跋，也是這種心理。但他覺得使母親到一個異國男子的家庭中去『僑居二年』，雖然藉口於『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但在事

實上終覺不自然。於是索性把此節奮筆刪去，變成「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而此實際上，是假父的蘇某，又由「父執」「義父」而變成「遠親」了。這是曼殊在潮音將要付印時的心理。可是到潮音將要出版時，他的心理忽然起了變化。他情願埋沒着一生的隱恨，而不願意使人家曉得可愛的漢土不是他真真的祖國，所以毅然決然把這篇跋刪去了。但他住在太平洋博物館時，他的心理却是變而又變，所以既把斷鴻零雁記在報上發表，又把此文交給我手中。雖然我已經記不清楚他交給我時是不是要我發表？但我想在發表時，總是得着他同意的；至少他交給我時並沒有叮囑我不許發表。不然，我又如何能違悖他本人的意思而擅自付印呢？由此觀之，他對於潮音跋，第一個時期是要發表的，（初屬稿時）第二個時期是不要發表，（潮音出版時）但第三個時期終於親手交給人家，任人家去發表了。說一句滑稽話，也許曼殊預料身後有人要替他作傳，而特地留此一文，作為研究他身世的資料吧！

語絲

第一百〇九期

附潮音跋紀年表

四歲伏地續師子頻伸，狀栩栩欲活。（一八八七年）
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一八八八年）
年十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髮於廣州長壽寺。（一八九五年）
乘歐舶渡日本，奉太夫人居神奈川。太夫人令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一八九六年——八九七年）
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一八九八年——一九〇〇年）
學陸軍八閱月。（一九〇〇年）
之扶南，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
歸入靈隱山，著梵文典八卷。駐錫滬上，為民國日日報繙譯，赴蘇州，任吳中公學義務教授。渡湘水，登衡岳，以弔三閩大夫。應聘長沙實業學堂，

掌正學堂，明德學堂，經正學堂。（一九〇三年）
應聘盤谷青年學會，錫蘭菩提寺。（一九〇四年）
池州楊仁山居士，……創辦祇壇精舍於建業城中，
……函招閣黎，……。閣黎盡瘁三月，竟犯唾血東
歸，隨太夫人居逗子櫻山。（一九〇五年）
應聘蕪湖皖江中學，金陵陸軍小學。為梵學會譯
師，交游婆羅門憂國之士。……議建梵文書藏。
（一九〇六年）
振錫南巡。將燕子箋譯為英吉利文。甫脫稿，雪鴻
大家攜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應聘噫班中華會
館。（一九〇九年）
自梵土歸來，詣其王父墓所。（一九一一年）

西班牙民歌九首

—依 Achille Fougquier 的法文譯本譯—

劉復

有的是來，有的是去，

有的是住着；
有的是不去也不來，
不離也不合。

要是上帝
造出一個酒海來，
我就變成了鴨子
到裏面去游泳。

人家說睡着了就是死了，
我可要否認這句話。
實際我睡着了可是活着，
醒來了可是死了。

不要嘆氣罷，我的心；
悄悄兒的無知無覺罷，我的魂；
忘去了你所憶想的
人兒罷，我的記憶。

我走到池邊去飲泉水，
可並沒有使泉水減少；
因為我把我自己的
眼淚注入了池中了。

當她離開我的屋子時，
把一羣燕子驚得飛散了；
燕子是回來了，
她可沒有再見過面。

在靈魂的深處
有一個苦惱的海；

海潮來了，
眼睛裏就溢水了。

你是一個，我也是一個，
一個加一個是兩個；

語絲

第一百〇九期

兩個應當變一個，
可是上帝不願意這麼做。

雲端裏洒下眼淚來，
大地給盛收起來了；
要是我洒着眼淚呢，
就誰也不願意來盛收啊！

大家的小品

劉曉浦 江紹原

三十 薄餅——外加猪肉和大葱

(一)

紹原先生：

我現在根據我幼年時習聞的一段故事，來解決你在語絲第一百期小品十九裏所提出的，「那人在豎柱上梁時所要預防匠人把棄髮放在柱之上下梁之左右」的兩個問題。

有一個富人找了許多的泥瓦工人建築房子，而這工

一九七

人是天天在一處吃飯的，有一天下午放工的時候，有個幼年工人因收拾他的作工的用具，由房上下來的最晚。那個時候，晚飯已經好了，那些先下來的年長的工人已去招呼他，就吃起飯來。及至他來吃飯的時候，他們已經喫完了；只給他剩下了一張薄餅，兩片豬肉，一科大葱！他看見這樣，老大不高興！他想：你們既然看不起我，對我這樣地不客氣，我非顯出本領來把你們制服不可！於是，他拿起那張薄餅和兩片豬肉一科大葱來，偷偷地爬在正在建築的房子上面；把那張薄餅捲成一個直棍，搗起一片瓦來，和那兩片豬肉一科大葱一同放在瓦底下。及至房子修好了，這個房主富人發現了一種奇怪的事情；就是每到夜間，有個穿白袍子的人，用一根白色的棍子，趕了兩個豬，在新修好的房子上面來回地跑。因此，閣家的人都嚇的不得安睡。富人把以前修房子的那夥泥瓦工人全體找來，問問是不是他們用的法術？那些年長的工人都說不是，最後問到那個最年幼的工人，他才承認是他搗的鬼，又說了說他為何搗這個鬼

的緣故。後來由那些年長的工人給他陪了禮，他才又爬到房上，把那張薄餅和兩片豬肉一科大葱拿下來。那個富人的閣家人們，才撈着安穩睡覺。

就着這段故事看來，你提出的問題可這樣解決——（甲）放上頭髮的確不是一件好事，而所放的頭髮不

限定是房主或其親屬的；任何人都行，甚至於不是頭髮也可以。放的是某人的頭髮，某人也不至於疾病死亡，即算是死了，也不會因為頭髮的緣故來為祟。

（乙）豎梁的時候，最好預防匠人有意或無意地將頭髮，斷筋，……等物放進去。否則，將來房子修好後，要發現怪異的事情，嚇的人不得安睡，甚至於嚇出病來，以至於死亡。劉曉浦，十，二三，於上海。

（二）

劉先生說，「放的是某人的頭髮，某人也不至於疾病死亡。即算是死了，也不會因為頭髮的緣故來為祟。」這話與至少某時某地的俗信許很相合；但他寫的那個故事却不能算是關於此點的最好的證明。茲謹以禮

部次長的資格，委託劉君或其他的人再細想想或隨時調查調查；有沒有什麼故事以及非故事體的俗傳，足以證明或竟駁倒劉先生的結論的。禮部次長的官銜，劉先生也討厭嗎？那麼，就請不要忘記你們貴省本月一位禮制總裁章太炎先生。諺有之：福不單至，禍不雙行。是禍是福，恕不討論了。

日前在琉璃廠「像煞有介事」的買傳家寶，纔知道它並不是什麼冷僻的書；木刻本石印本有的是，如其你有錢真買而不是像買。『安放掛棄頭髮斷筋……』爲『安放樹葉頭髮斷筋』之譌。只須鄙人查得一事，書店夥計便成了名譽圖書館員。

劉先生必定喜歡知道：髮鬚爪出單行本快了。

「趙先生底煩惱」前記

自從寫些小說一類的東西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以來，往往有人見了我就高興地對我說，「哦，我有一個故事，倒是可以給你做小說的，就說給你聽罷。」有一

次，某君是特地跑來的，說是剛交了畢業論文的卷子，還沒有過休息，因爲就要回南去結婚，所以急於來找我；到來以後只閒談了兩三句，就滔滔綿綿地告訴我他底滔滔綿綿的戀愛故事，要我爲他寫一篇滔滔綿綿的小說滔滔綿綿，因爲故事裏面有着「碧浪滔滔」「細雨綿綿」等象徵渠們底愛情的話。又有一次，某君寄來一封算是「絕筆」的信，說是因爲生活不下去就要自殺，要我一定把他底事迹寫成一篇小說。

雖然事實很難照辦，這原是因爲沒有明白我寫這類東西的原因的緣故，但也常得利用一部分；聽新穎的故事本是有興趣的事，所以我總是很感激的。

可是因此我也受了不少的累，許多事實在我都是根據親自報告親自允許發表而寫的，那裏知道發表以後會就發生問題：爲着故鄉中底第二十一篇，某君在我底面前不知道已經嘸哩咕嚕了多少次，那天去訪他，適他沒有在家，往常在這種時候他底夫人總就出來招待，那天竟只聽得她底聲音「沒有在家。」爲着某篇竟有兩位女

友如今不曾見過面。爲着妹子的疑慮竟連某小姐也想和我爲難，聽說曾經好幾次極力運動烏合叢書編者刪去這一篇。

本來相同相像的事不是一定沒有的，但在一般人，更其是在小姐太太們，好像以爲自己本是特別地特別的，所以一說到好像和渠有關的事就是專指點渠而言，而且似乎以爲一經說及就是仇視的行爲了。

然而我並不因此想就擱筆，自然也並不因此就想多寫。我寫這種東西原非以討好於人爲目的，也不以不使人見怪爲必要。我原不預期反應，我無須計較反應。

二十多天以前，還是日光初覺可貴的時候，老友「趙偉唐」在電話上問我在家沒有。回答他了在家，又問我是不是就要出門。又回答他了並不想就出門，又問有客在訪沒有，又問有預定就要來訪的客沒有。回答他「都沒有，才說當即過來看我。」

我們原是很託熟的，只是近來不多見面。他一放了他底黃皮包就自行坐下，剛坐了下面就站將起來，不開黃

皮包，取出一捲稿子來交給我，說是他寫不好語體文，恐怕別人看不清楚，要我爲他修改一下；並且代他發表，因爲他自己很不便當。

我想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代他發表現成的稿子原屬不妨，至於修改，我原是連自己也並不覺得自己底文字是看得清楚的，這怎麼行？

我向他表明了我這意思，他就說，「總之你當作自己底地辦去就是了。」

這使我覺得拒却不得了。

他又說，「其中有許多地方前後很矛盾，但這原是按日記下來的日記，這實在是事實底矛盾，並非只是文字的矛盾，我確是忠實地憑着事實底真情記錄的。」

「對於女性，讚美和怨罵似乎都太過分了，但是確也因爲事實原來如此，我在讚美的時候委實覺得可以這樣地讚美，在怨罵的時候委實覺得應該這樣地怨罵。」

「我委實覺得自己底理知把不住自己底行爲。近來却很喜歡分析自己底心理，觀察自己心理變化底過程，

以爲由此可以窺見人底心，自己原是人中底一個。可是我從自己推測別人，又從別人反照自己，總覺得看不出什麼好來。現在打算發表這記錄，無非給人看看人心中底一個的我底心罷了。」

「偉唐」確姓「趙」，這名字和「石英」以及「振東」原是「偉唐」夫婦間底隱語，「振東」連本人也未知道，如今我也只知道渠們間有着一個這樣的隱語，並未知道誰就是渠們隱語作「振東」的，雖然也許我本熟識這人，所以都照舊。其餘的人名因未得本人同意發表，概用羅馬字母代替。

至於文字，其實並沒有什麼更改，而且所改的恐怕愈加不易使人看清楚了，不過在我總可以算是尊重他底付託的，我委實照着我底正在工作時的意見實行的。

他本叫我做一篇正式的序，但那在我談何容易，爰將這些寫在書前，聊以應命罷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四日許欽文於槐側。

語 絲 第一百〇九期

印度洋中的雙十節

彭基相

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短長？

很遠的雙十節記不清了，去年的雙十節對我是有特別的意義罷！我處在北京甜蜜的空氣中；不惟有摯愛的朋友促膝談心，並還有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天使伴着我。記得去年雙十節帶着他們舉行提燈，因爲另具肺腑的警察老爺，如臨大敵似的率領了幾十名保安隊將學校團團圍住，不讓我們出來。當時因有人鼓噪，幾乎預演了三一八的慘案。親愛的小朋友們！現在剛剛一年了，你們呢？因爲我們無能力的罪惡，也東奔西散了。我呢？我正在幾萬里外波濤洶湧的印度洋中。讀『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不覺黯然神傷者久之！

同船共有二十五名中國學生，大家議定：我們雖在波濤洶湧的海洋中，我們仍不能忘記了我們的國慶。況且經過了西貢與新加坡，親見同胞之被人凌辱；對於國

慶的熱度不約而同的更加興奮了！一早衣服全着的很整齊，胸前懸小國旗一枚；態度莊嚴了，船中的空氣似乎也嚴肅了。九時在頭等艙飯廳舉行慶祝典禮。外賓到者有安南總督及船長等三十多人。我們向我們的國旗行三鞠躬後，印高唱起國歌。聲調悽慘中含有憤激，不惟聽者動容，即唱者的眼淚似乎亦止不住了。雖然借了人家的船來舉行我們的國慶，但比較國內又如何？去年我親自嘗過因紀念國慶而吃警察的鎗柄；今年呢？今年我真不忍再說了！

典禮散後，還有餘興茶點。我因精神不好，獨自走到甲板上去看海。眼向東看，白雲深處，大約即是我的故鄉罷？離開故鄉已近二十天了：音信不通，消息杳茫！新加坡上岸時，聽說剛開過去英兵一千人，預備爲萬縣事與中國宣戰。急買一份報紙，關於中國消息只有一項，還不到卅字；所載只是路透社一電，云香港罷工已解決了。國內的軍閥蹂躪不夠，再加上外國的帝國主義壓迫，人民何辜，罹此塗毒！但是孤身萬里外的我聞

之亦惟有徒喚奈何而已！

十五年雙十節後一日書於印度洋中。

編者附記：承彭先生遠迢迢地寄信給我們，很是欣喜。但是這封信日子走了真不少，等到走到這個警察不准舉行國慶節的北京，已經是十二月一日了。今年北京當然更不舉行國慶，所以我們讀了彭先生的信，覺得這裏邊所記的彷彿是幾年前或是什麼外國地方的事情。

從劉和珍說到女子學院

品清

幾日來精神上有點不大舒暢；夜夜惡夢，昨夜竟夢到曾經在血泊中睡臥過的劉和珍。

劉和珍爲了反對八國通牒，隨民衆向國務院請願而遭慘殺，到如今已是整八個月。在這八個月的過程中，不惟她的尸體，洞穿過七粒槍彈的尸體是由腐爛而至於乾枯甚或化爲烏有，就她在人們腦裏留下的印像，也曾由極熱烈的哀悼與敬仰，漸漸而淡漠，而幾乎是退到了提不

着。不過，三一八之役死去的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多着呢，誰還不是這樣？豈獨劉和珍一人而已哉！

和珍與我總算是有過兩年多的同學關係。我們不是好朋友，然而我們的交情也未見得比較一般朋友的壞。當初我一見她就愛她那「一笑容可掬」的面孔和她紅色的雙頰，所以在她進學校後不久我就找機會和她認識；不過那時候僅僅是認識，熟識還是在去年女師大遭劫以後，我們同受患難，同共甘苦的時期內。

在相知的人中，只要提到劉和珍，大概誰都能聯想到去歲遭劫時候的女師大吧？的確，當去年女師大迭次被難時，住在「紅樓」內以生命與學校相終始的所謂「毛丫頭」者固不止一個劉和珍，然而她在我們同學中，總算是最能耐苦而且對於一切苦都能泰然處之的一個人。記得去年秋風中我由南邊轉來時，她們告訴我軍警怎樣包圍學校，怎樣被斷絕飲食；她們又怎樣忍飢挨餓的抵禦外侮，保守學校。提到保守學校，她們都說和珍曾在校門內的石階上連睡過幾夜，僅僅只用一床薄蓆鋪在有

灰的地上。不過，她們的力量終於是薄弱，終於敵不過三河縣的老媽軍，所以終於被拖出「紅樓。」

去年秋天開學後我同和珍才漸漸熟識，因為那時候女師大是徧安於宗帽胡同，教室後面我們的寢室都連接着，天天一起床就能見面。我們吃飯在一處，做學在一處，在月亮底下大家圍聚着談天時，和珍總愛提到學校的過去和將來；說到學校的悲慘的遭遇她眼裏會流淚，說到計劃恢復學校，和學校恢復後的快樂她眼裏也仍然會流淚。因為她沒有脾氣，我們都喜歡故意欺負她。這些，都是去年這時候的事。

和珍爲了學校，女師大這個學校，她的確耗去了她不少的精力，浪費了她不少的生命！從學校風潮起時經過了學校的解散一直到恢復學校以後，差不多天天她都把學校的事担些在她肩上。去年寒假中因為學校的事她沒有得去看她年老的寡母，今年校事就緒，她剛預備靜心做她的功課，不幸有三一八這一天，她竟慘死了！而她的死，又是與學校有關係。因為去年爲了學校事她會跑

過幾次國務院，所以那天持槍的衛隊是認識她而照準了打她的，不然，她爲什麼會受比人人重的傷？

和珍死在女師大已恢復而且校事就緒的時候，她死後那能料到她和許多師友用血汗恢復的學校又遭再劫？

這次，女師大的重行被難，因爲是少了「老媽軍」，所以比較的沒有去年的結果悲慘。惟女師大師生自去年逃出章老虎的爪牙下，含辛茹苦，耗費精力，既負了「搶劫霸佔」的罪名，更遭過「正人君子」們的「公理」的聲討，而結果，乃是造下現時所謂的「女子學院」這麼一塊怪招牌，替林秘書掙了這麼一個學長；楊蔭榆若有知，豈要讓她「撫髻微笑」了。

「多難多劫」的女師大在這一年內真變過許多把戲，不過在現時的「紅樓新主」們的心中決不會想到這些。聽說前幾天女師大的紀念日，在照例敷衍的紀念會上，「紅樓新主」們對於女師大的過去，去年至今年的這一段歷史；是十二分的避忌說出。當然，他們都只是抬着「女子學院」這塊怪招牌來的，他們那能管到女師大的

過去，更那肯提到最近一年來女師大所經過的事蹟。因爲他們不會想到這些，不願提到這些，所以他們自然更不知道有過一個爲了女師大耗去精力，浪費過生命甚至於受學校影響而致慘死的劉和珍！雖然現時和珍還有個像片懸掛在所謂「女子學院」的禮堂上，但說不定過些時「紅樓新主」們會以爲牠刺眼而將牠拆去。因爲對於活人他們尚能用種種方法來摧殘，何況一個死鬼的像？

嗚呼！劉和珍死若有知，爲了女師大她也難瞑目於九泉。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靜時。

閒話集成

十八 剪髮

志 儻

從前余妻因梳頭麻煩，一剪了之，痛快之下，覺得還很有理由，理由是：

一，沒人代僱老媽子，沒閒工夫，連修娥眉的工夫都沒有。

二，按由母胎裏帶出的自由權，她的頭髮不是烏黑的青絲，而且撕得很痛，故剪之。

三，沒有反對剪髮的富大人們的錢多，不能造梳裝臺，擱上各種油膏，美麗的梳子之類，故用粗梳梳無油之髮，其痛亦甚，故按人道主義而剪之。

四，雞鳴而起，半夜方睡，沒人代梳。

五，爲反抗野蠻人的臭美起見，故自創新美而剪之。

六，痛快而講衛生。

豈知被家中的母親聞知，故特研究一法，將剪下之髮辮，再用針插於剪痕之繩梗上，如胡鬧着玩者然，果然回家後，母親像觀察一件貨物一般，雖耳上的小孔已長沒，但總是髻還在着，就欣然了，幸而母親並沒拿住髻微微向下一扯。

這我很有點惡心，走了中國哲人的後塵，「似剪，似未，似順，似逆，」而且早晨梳頭時，看見妻公然的取下辮子整理起來，森然大有畫皮之感焉。

暑期中，表妹曾告我北京慘殺多故意殺剪髮者，余

不明真情，但可怕不可怕，劉和珍，魏士毅，不都是剪髮的人麼？你說這是真不真？

上海的革命的女子（按卽革青絲蓬然的命的）或許有被捕的意味罷，但我以爲那大可不必，關心美化者只可出幾塊錢買點油散散，僱點使女（像公館裏的使女似的）散散好了。

假若有人給僱梳頭的使女，至少我甘心願意令妻的頭髮養長（雖然少受點屈）否則，這雖然是做着假髻，但是爲了母親。那頭髮是永遠要飄飄然的。

呵，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偉人沒權利來阻止人家的頭髮，沒權利阻止人家的愛美，開明，必得像你們的山貓野獸做什麼？

十九 男裝

豈明

前見京津日文報載有錦州女子任閣臣，男裝應募入奉軍，人莫能辨，後以月經中行軍，事乃顯露，聞于長官，優遣回里云。我看了當時只起了一點 *Strofsque* 之感，此外別無什麼意思，因爲我對於這些浪漫的事情，

是沒有多大趣味的。

但是在多數的同胞覺得這是一種美談，韻事，值得低回咏歎，於是報紙上的文藝欄固然熱鬧起來了。今只舉錦縣白雲居士的一題鄉人從軍女子任閻臣詩四絕爲例，其詞曰：

風雨亭中女丈夫，千秋俠骨葬青蕪，
裙邊懶畫孤山景，大半春愁付鑑湖。
不見當軍魯國娃，周夫人事儘堪誇，
者番巾幗英雄傳，儂把頭名記姓花。
荒涼三百年來事，能執干戈又見卿，
板蕩中原胡騎入，夫人好爲築堅城。
仰天空唱木蘭歌，古劍年年老不磨，
數遍鬚眉無弟子，兵書直合教宮娥。

老實說，這些話我都不大能夠贊成。並不一定是因爲自己當過兵的緣故，我對於兵毫不反對，而且還很贊成人去當兵，不過姑娘們我總想勸她們還是算了罷。早梳頭勤裹腳，看家生兒子的人生觀，我也知道是有點過

時了，「這個年頭兒」，我覺得她們也該有一點兒「軍事知識」，能夠爲護身保家計而知道怎樣使用。至於愛國呢，當然我們不能剝奪女子這個權利，（還是義務？）她們也自有適當的辦法，雖然那是孤獨的路。成羣結隊地攻上前去，那還是讓男子們去做，反正他們很多，有肯爲一個主義而戰的，也有肯爲幾元錢而戰的。木蘭這位女士是有點靠不住的，恐怕是烏有先生的令愛罷，別的幾位歷史上的太太也只是說得好聽，可以供詩料罷了，於國家沒有多大的用處。只有某處的女子蘇菲雅真值得佩服，她是一八八一年二四月十六日死的，已經是四十六年了。

白雲居士引風雨亭的鑑湖女俠，又說什麼胡騎，似都有點不很妥。又女扮男裝，違反男女有別之教條，比區區剪髮者情節更爲重大，理應從嚴懲辦，方足以正人心而維風化，乃維持禮教的官憲反從而優遇之，則又何耶？

答楊禧先生論廢妾

記者先生：

從語絲第一〇六期得讀楊禧先生評論拙作「中國妾制與法律」的一篇長文。我雖不能完全贊同楊先生的意見，和楊先生不能完全贊同拙見一樣，可是楊先生的樂觀，使我讀後，仍然感覺着痛快。不過語絲的讀者未必看過拙作，拙作成於倉卒，亦有不甚醒豁的地方；因擬假用語絲餘幅，再就拙見解釋一遍，以免語絲讀者給我一個闕席裁判。

當我草撰「中國妾制與法律」那篇稿子的時候，我覺得中國人納妾的原因或主要原因，不外三種：一是殖殖延宗的心理。二是婚姻的法制與習慣不良（屬於法制一面的，爲婚姻不自由，屬於習慣一面的，爲夫婦年齡之相若甚或婦長於夫。）三是縱慾。如果國民倫理觀念已經改變，大家都不願因殖殖延宗而違反一夫一婦主義；大家都覺得強制的婚姻亦不能構成納妾的理由（這種觀念是否苛刻，自是另一問題）；大家都覺得依納妾

的形式而縱慾有傷人道；那末，妾制的廢除，與宗祧繼承律，婚姻預約律，以及蓄婢律，自然不生重大關係。所以我說「廢妾運動的工作，最要緊的還是國民倫理觀念的改造」。可是改變國民一般的倫理觀念到這個程度，實在是極不容易的事。我不敢贊同楊先生的見解，認爲妾制本身，較諸這些律條容易廢除；因爲這些律條變更之後，至少我們可以希望一些有新思想的人能與法律取同一步趨，而廢妾則不必如是。所以我覺得在國民一般的倫理觀念尙未改變到相當程度以前，倘言廢妾，我們應該，並且可以，變更繼承律以解繼承的限制，變更婚姻預約律以減少婚姻的強制性；廢除婢制或變形的婢制，以減少人們依納妾形式而縱慾的機會。

但是楊先生以爲「此等律條之存在與否，與廢除妾制，毫無障礙。」這似乎是故甚其詞；因依楊先生自己的說明，這「毫無障礙」四字似亦未能成立。譬如關於繼承律問題，楊先生便說：「在歷來法律及現行律上，雖然禁止異姓亂宗，並不禁止同姓承繼；因同宗無適當

之人可以爲嗣遂不能不納妾者，乃屬例外。『既然尙有例外，已經不能說是毫無障礙。實際上吾國現行繼承律之含有助長納妾性質者，尙不以宗祧繼承律爲限，遺產繼承律亦頗如是；因依該律，吾國女子，在原則上初無繼承遺產之權（現行律卑幼私擅用財條，但大理院判例微形寬大。）假使此項法制亦能變更，則有女無子者初不必將財產傳諸同宗漠不相關之人；置妾殖嗣之原因亦遂可以減少。此外，楊先生對於婚姻預約律及蓄婢律雖亦不甚重視，亦未嘗說明那些律條，對於妾制廢除，毫無障礙，楊先生之所說明，不過是納妾不一定由於婚姻不自由，不一定由於蓄婢而已。這自然誰都承認。楊先生並且說，『納妾並不多數先在婢中選擇收納』：實際上我亦未嘗提出與此相同或相反之論斷。可是有些省分，以婢爲妾者（並指納己婢及納人婢者而言），較諸買妓爲妾或買良爲妾的人，似乎俱占多數，我詢問過一些廣東朋友，他們對於廣東的妾源，便俱給我這樣的一個意見。這固然不足深據；但是我所說的那些助長納妾

風氣的法制，其勢力不容輕視，亦可概見。

楊先生之不認此等法制足以妨礙廢妾者，似乎是因爲楊先生對於國民倫理觀念的改變，估值過高。楊先生說：『現在倫理觀念雖然未能說是已經發達到如何程度，然而妾制，奴隸制之應行廢除，恐怕除極少數的一部分人以外，都是贊成；這是不待舉行全民投票便可以知道的。』我却覺得國中受了現代倫理思想的洗理的人畢竟是少數——就是這少數人亦不見得有堅強的信仰。大多數人雖然不是無條件的贊成妾制，恐亦不是無條件的反對納妾。那末，我們如果舉行全民投票，結果如何，也許要看我們的問題如何製作；我們的問題如果是『妾制好否』，大多數的答案如何，我不敢說；我們的問題如果是『無子可否納妾』，我便不信大多數的中國人會投反對票。再退一步說，就會大多數人在主義上，認爲妾制應該無條件的廢除，在實際上究又有多少人信仰甚強，足以抵抗那些助長納妾風氣的法制而不爲所陷溺呢？

綜之，就國民倫理觀念的現狀而言，如果繼承律之諸種限制不除，父母包辦兒女婚姻之積習不破，蓄婢風氣依然流行，我們縱然有了一個「廢除妾制之決心」的政府，廢妾之令亦決不能像楊先生所說，「其効力終止之處，就是中華民國與別國的國界線。」但是我們果真有這樣的一個政府，我却不反對他嘗試嘗試；因為政府的信用如果不惡，法令之爲物亦可促進人民倫理思想之改造。所以就歸宿言，我與楊先生亦未嘗不能一致。

刑律補充條例頒布的經過以及大理院解釋重婚罪的經過，拙作因力求簡略，敘述遂欠精細；承楊先生指正，我應該感謝。我所要補說的，只有幾句話：就起草刑律者之意旨說，重婚罪原不在禁止納妾；這層我已說過。但事實上，納妾問題，在民國元二年間，不只成了合理與不合理的問題，並且成了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合理與不合理之爭，大半由于進德會諸人之宣傳；合法與不合法之爭，則大半由于重婚罪之規定。就是楊先生

所舉的位趙主事，于其上袁大總統的呈文內，亦以承認納妾便須取銷重婚之律爲言；袁大總統當時亦曾因此而飭法部「妥擬辦法。」所以我說袁政府特頒條例以承認妾之身分，係不滿于重婚律詞句之含混，這雖然不是事實真相的全體，似亦確爲事定真相之一面。

東川德治氏的支那法制史研究；我已于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四卷一號介紹過了；因楊先生評及此書，故亦帶附說及。

王世杰 十五，十一，二十九。

潤格彙登

卜效廉先生醫字醫文潤格

文字不必佳，能賣便好，且亦不必真有人買，能定出潤格使人一嚇便好。况鄙人新從南方坐免票車到京，日在徒弟們包圍呵捧之中，豈可不拿出當年之本事，以與世人相見。爰自訂潤格，就教方家。敢云想敲竹槓。

實因勒借無着，非此不可云爾。

字 名片一千元 扇面冊頁一萬元 屏條橫幅三尺

十萬元 三尺以上進尺加十萬元 中堂加倍

雙款加倍 上款限稱「大人」，欲稱「先生」者請

加賞京錢一吊。

詩文 詩自五十萬元起算 文自一百萬元起算 均面

議 仿段執政吳大帥詩每首制錢三文

磨墨費加一 先潤後墨 來文不書 劣紙不書 寫

壞不覆書 潤資請惠通用銀元鈔票，所有軍用券，

流通券，私板，沙錢等，一概不收。老眼昏花，生

活不易，幸無怪斤斤計較也。

敦甲老人自訂

問星處擇日代潤格

吾師山叔老人又號問星處，精通文王神課，又善爲

文詞，駢則選舉，散亦桐城，蜚聲京兆歷有年所。頃者

天開武運，人闕文明，決疑無人，斯文將喪，吾師不

出，如蒼生何？敝人特請于師座，詹吉于本月十一日出

而問世，特爲代訂潤格如左，既可濟衆，復不傷廉，邦人君子當有取焉：猗歟，禮聞來學。

擇日 凡動員及總攻擊之期日每一大收大洋五百元，畫卦費加一。喜喪各項照上例折半。

代筆 討伐令通電等每千字收大洋五百元，多照加，另數以百字計算。賀電每千字收大洋三百元，但一百元爲最少限度。墓誌銘每篇六百字，收大洋二百元。輓聯壽屏等面議。

再者，本師忠義性成，「崇信聖道，」上列各項係專爲北洋正統之官民而設，凡屬惡化省分不適用之，即使卑禮厚幣而來，亦准劣紙不應之例，一言爲定，皇天后土實式憑之。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吉日京兆修右拉敬訂。

編者案，有人代草「心上有杞天之慮」一文，除太平湖吃飯外。後又得補授實缺僉事，准是以觀，山叔老人之伐筆討代令通電等之潤資真可謂廉矣，此殊可以風末世也，特爲表而出之。